
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我爱十里长街”主题征文活动通知》(路教教[2018]37号),经评委评审,从117篇作品中评出获奖作品87篇,并评出优秀指导教师17人。现《今日路桥》将陆续刊登部分获奖作品。

走进十里长街

□路桥实验中学 八(15)班 叶子萱

时间转开了长街的枷锁。

忆往昔

夜临长街,看月色在水面上肆意张扬。长街小巷在夜里却不复白日繁华,只静静伫立,冷眼看数百年冷清和喧嚣。回头遥望,不知数百年前老街的雨夜,是否也让人平添一分寥寂。我想,或许是一样的吧。也许又一次考试失利?金榜题名的梦夜夜在做,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,面对各方的压力,大抵这江南的秀丽景致也难抵心中苦闷。又或许是何方背井离乡在外漂泊的游子,本踌躇满志想凭一己之力闯出一番事业,却在岁月流逝中,被生活的艰难磨平了棱角,只徒留了鬓边白发……

水流潺潺,是流向黑暗,亦是流向即将到来的黎明。

叹今朝

白日的老街,不似夜里冷清,行人信步于小巷中,两旁的商户交谈生意,随着科技发展,高楼大厦渐渐林立,老街已不再是路桥的中心,往昔的繁荣如今只得一二,但那一间间老屋,经过了千百年来多少个春秋,风吹雨打,岁月留下的痕迹见证了路桥的变迁,老屋的伤痕,却成了如今最具特色的老风景了。千百年来,还有那些老伙计、老手工人,他们坚守着老街,坚守着许多为人所不知的老手艺。平静的老街下午,天气晴朗时,阿公阿婆们总会搬张小板凳,唠唠嗑,一坐就是一下午,我想,他们坚守着老街,正是因为他们热爱老街的一花一草,热爱他们从小成长的地方,城市的节奏繁杂忙碌,只有老街,不徐不疾,带着岁月浸染的安然,背着历史留下的痕迹和文化,路桥人的根在这里,老街的一切都使人安心……然而我知,往昔的繁荣远不止如此——曾有人作诗赞十里长街

十里长街昔日容,依山傍水走神龙。

邮亭驿递汉朝令,妙智寺藏宋代钟。

话月巷中新市客,棠隍桥上旧田农。

台州六县繁华地,要数路桥第一重。

可见当时的长街,热闹非凡。青石板不算平整,却仿佛有让人安心的力量,天色尚浅,行人匆匆,恍惚间看见大声交谈的两人,“便宜些,次次来你这买,给个面子!”“我们这一分钱一分货……”以前的人们做生意,最讲诚信,不像如今,嘴上讲着诚信,实际却不讲究事实,叫人如何相信?水光浮动,水面几次起起伏伏终又归于平静,曾经多少的悲欢离合,都随水波散去,模糊又真切,今日不见往昔之繁荣昌盛,物是人非,却一如多年前的喧闹。老街好像被岁月遗忘,回想太远,记忆太沉,独留风雨的痕迹。老街的往昔种种,只留在了时间的回忆里,默默远去。也许,明天的时光,还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,但故事中的人和事已然不同,还会有那曾经质朴的乡里田间的农人吗?他们每一次到老街为了生活的期许,又或是为了家人殷殷期盼,也许还有牙牙学语的毛头小儿,这就是他们来老街的生命奔波的目的,生活是辛苦的,但又是美好的,因为充满了期待,当回去时听到家人的笑语,一切都是有价值的,老街几百年来一直见证着这些匆忙而质朴的人们,在他们的充满坚毅而阳光的脸上看到对美好生活无限的追求。这是老街的人,也是老街的景,带着老街的味道。

长街的每一块石板上,都有着深深浅浅的足迹,千百年来,踏过石板的人,有人淡然的信步漫过,有人焦急的匆匆迈过,有人带着沉重的心情轻轻踏过……长街,你见证了多少人和事,留下了多少时间无法抹去的沧桑印记,一代代人来了又去了,只有你,坚守着,凝望着你的孩子们……

你,是时光的窗。

(指导老师:徐福君)

时光清浅 古街依然

□桐屿街道中学 八(5)班 林汉贝

时光的轮回、辗转、绵延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万物随时间的轴轮“轱辘”向前滚动,而在这漫长的时光轴中,亦有安之若素者,不惊不喧,依旧保留着那份恬淡、古朴的姿态,那就是路桥十里长街。

南北走向,沿水而建。50米一条小巷,200米一道古街,错落有致,安静祥和。她颇如一幅洋溢着素朴与雅致的水墨画。柳,是她飘逸的长发;塘,是她清亮的眼睛;微微荡起的细波,是她微笑时轻浅的酒窝。

每在烟雨缭绕之时,远望,景色朦胧,如覆盖着一层淡淡的奶白色的雾,古街中的房屋,若隐若现;近观,檐上水流轻唱,似在低诉这里的过往。此时撑一把绢伞,漫步老街,任水雾缭绕,凭雨色染衣,就这样静听、静想。此时此景,又有谁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从画中走出的诗人、才女呢?

等雨势渐退,画中的景物渐渐清晰开来。从一片朦胧的,白茫茫的,缓缓上了些许颜色。店铺的招牌、房檐瓦墙、青石板的色调渐渐显现。此时算是古街中最安静的时候了吧?雨声渐退,街上人影稀疏。屋檐上的小水珠成群地溜滑梯,却因为站不住脚跟,“啪”地坠落在青石板上,填满了沧桑的沟壑。恬静之间不觉吟出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美好诗句。

再等天晴些,长街朗润了,也更热闹了。青石板上的苔痕,绿得鲜亮。人们一步一个脚印,轻轻叩响小巷的琴键。两旁木质的房屋历经多少岁月的打磨,褪了色,留下深深浅浅的凹痕。但越是这样的斑驳,却让我越感到心静。也许老街就像一张粗糙不平的砂纸,可反复打磨一个人的心境。抬头看,朱红的木制雕窗,雕镂着的龙、凤栩栩如生,仿佛正欲迎风而上。伸出墙来的几支嫩竹,素雅相间,倒生出不少醉人的淡幽来。而从青石板缝隙里长出的野花,花虽细小但亮丽蓬勃。所有景物都在雨的洗礼后,鲜艳欲滴。

跨过门槛,走入曲折小巷,一排商铺落入我的眼眸。戏服的水袖翩然如蝶;一支小曲儿带着沉香,迂回徘徊;各式各样的小游戏、手工制作的糖画、路桥特色的小吃,吸引着视线,挑逗着味蕾。随处可闻的吆喝声伴着鸟鸣声,犹如一首带着悠悠韵味的小诗。老奶奶们趁着凉爽之际,带着一把木椅出来纳凉,边摇着大蒲扇边唠叨家常。老爷爷们则抿一口清茶,用食指和中指夹起一枚棋子,半晌,棋子落在石板上,发出清脆的一声“啪嗒”!

晚风无言,炊烟袅袅。夕阳余晖下的小巷显得更加的重、温和、迷人,抛开城市的喧嚣,我沉浸在与老街相遇的古典时光中,细细品味,又静静思考……

风只是清扬,水仍在晃悠。

长街依然,古朴素淡,又添几多情……

(指导教师:应金菊)

□东方理想学校 九(B)班 林思彤

“天天桃李花,灼灼有辉光。悦懌若九春,馨折似秋霜。”

我是虚四岁认识的十里长街,今年我已满14周岁,这样算来不多不少,这已经是我与古街相识相知的第12个年头。朋友12画,家人12画,恋人12画,所以,12的名字,叫做无可替代。我自打出生起便生活在这方地上,自打记事起才发觉十里长街早已是心里路桥的妆面。

他们说,月河是母亲河,十里街是富民街。月河养育了十里街,十里街养育了路桥人。我曾经无数次踏过湿漉漉的青石板,无数次穿过沉冉冉的十里街。我会路过南官河的枕水人家,目光扫过青石堆砌的深街古巷,淡淡瞥过鳞次栉比的淳朴民宅,浅浅瞟过错落有致的粉墙墨瓦,抬眸轻轻掠过彩珑翘角、逶迤绿水、河埠桥梁,最后到最后,聚焦在墙角那一团正“喵喵”软唤的慵懒幼猫身上,静静地看暖阳散发的光晕在它乖顺的皮毛上打着旋,默默地看那惊动落叶的微风亲吻它的胡须,宛若瑶光。

我重新迈开脚步。水一边,街一边,这一段十里长街,最是要让人愁暮感伤的。在这里,艳丽与暗沉,现今与往昔病态般地错乱交织,有着无法磨灭的陈年旧调所特有的深处流水似的斑驳苍茫,弥散在空气里的,却是喧嚣、繁荣、富庶的气息。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

临水的那头,像是怕老街的另一边孤独似的,也满是枕水人家。只是那里还有不少石板铺就而成的埠头,一是可供居者捣衣洗涤,二则是可装可卸的货运码头。后门的院子里,角落里暗翠的青苔在拼命生长,花坛边拜访着坛坛罐罐,质感舒适。

其实老街是保有怀旧基调的,若是有姑娘着复古旗袍,烫缀着大波浪云

□东方理想学校 八(H)班 沈语哲

家乡有一条街。叫十里长街。

一里二里又三里,是独具风情的房屋建筑。高高低低的两层屋子,不知是哪种木材筑成的门户,精简的格子花紋整齐排列着,简洁却又暗暗的蕴含着一种来自遥远的味道,那种简单到了极致,同时却精致到了极致。由坚硬石块一块块叠加起来的墙壁,已变得些许平整,是什么可以让它们从当初棱角分明变得失了锐气?可能是百年的风雨霜冻吧,可能是百年的曲折波澜吧。脚下是青石板,清一色的青石板,有被踩成凹槽,却没有一丝青苔。

走过的青石板路,望见一位含笑倾城的女子,撑着油纸伞,袅袅走过;如梦,如烟,如相思。这感觉,似是入了一场恍如隔世的梦。那老街青碧黛瓦的古色古香,笼罩着一片天青色的烟雨,多少楼台舞榭被岁月荒芜。

四里五里却六里,是乡土之间的人情。密密麻麻的老字号各自搭起了自家的招牌,各样的店铺坐落在整条街的每一处,走到哪儿都是店。有小贩的叫卖声,迎合着铜铁的敲击。可以听见行人的步履声,呼应着上句下句的谈笑。来往的人很多,顿时仿若又一次坠落到古时明万历年间繁荣的集市,从那时的繁荣开始,就是个烙印,藏在血肉之躯间的印记。也许你还能看到

□桐屿中学 八(1)班 张 越

初夏时节,听远古的声音破空而来,去掂拾老街的历史,记住我们的根。

——《题记》

路桥十里长街,始建于南宋,它穿过800多年的时光,身上落满历史的沧桑。漫步其中,你会发现,十里长街,真的很老了。被经年的烟火和尘埃熏染浸透,老得只有一种色调——陈旧的青灰。仔细打量,无论是门中雕花的石梁,还是两扇厚重的木门,或是屋顶的飞檐、窗檐的花饰,街边搁放的几块石几,石几上爬着的青苔,都像时光深处探出的触须。如若你用心摸上这些触顺,它就会像《阿凡达》中那棵神树一样,让你的心与老街的心一起跳动,你就会顺着历史的文脉,一路穿越时空,回到南宋时期的十里长街,感受那时那地的人文文化。

继续漫步,依旧那个转角,依旧是那位老人,她悠悠转动着石磨,仿佛在转着悠久的岁月,嘴角颤动着笑意,就像暮色中跃动的烛光。听老人说,石磨曾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,干什么都离不开它,就是想喝口米粥,也要经过石磨的加工。随着时间的飞逝,石磨就像头渐渐力竭的老牛,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,人们也都不愿再去用它。石磨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野,祖祖辈辈留下的生活气息也已经淡去,石磨代表的那个时代更是离我们远去。可老街上的一些老人们一如既往,坚守着一份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你看,那件件水袖盈盈的戏服,那种杆杆粗糙却精准的手工称,那散发阵阵木头清香的打水桶……无一不是

□路桥二中 九(3)班 龚子琪

翰墨流芳,清风拂煦,江南水乡,尽享月河之韵唤十里古魂。

鳞次栉比古老宅,错落有致白黛瓦,逶迤不断石板路。恬静淡雅,青雨中带着一缕思绪,映出岁月不老容颜,似风云犹存的南官女子。月河孕育了十里街,十里街养育了路桥人,两千年的斗转星移,使我重温古时人文。

暖阳照射到屋檐棱角,黄昏的序头拉开了我的唤醒古魂之旅。我漫步在十里长街的路上,端详着老人面庞,少了许轻狂,多了份安逸。沿街의明清屋,精致的窗秀,整齐斗式吊楼,样样彰显着当年流传“庙对庙,桥上市,阴阳水。”一刹那,嘈杂与宁静,原来可以这么近,就是一转身的距离。望向河面,波光粼粼,折射的斑斓将我沉醉在古时的热闹与喧嚣。

金兵灭宋势如洪,赵构难逃落帽风。于此机缘,路即桥,桥即路,便赐有路桥之名,起源于南宋,鼎盛于明清。在《山海经》中零碎的记载,多数记于贸易,这也正是十里的特色。号称古街分三段,开端为饮食小铺,为居民生活交易买卖的场所。中间为女子服装街,时髦的设计,摩登的装饰,充斥着现代化气息。末尾则有海洋味道,那是渔民的交易,似乎诉说着千年来的历程。

听闻住那的老人家口述,每逢这农历三、八,人们总是会起个大早去赶集。买累了之后,便会来碗热腾腾的姜汤面,只要有这老牌姜汤面的名号,客人总是络绎不绝。这似乎也成为了古街的生活习惯,流传至今。喝完这暖心暖胃的姜汤,可未必心满而归。小孩子喜欢去那文昌阁读书,老人自然是去戏台听越剧,年轻人便赶往快船埠头进行渔市生意。

在房屋交错的地方,有一簇茂盛,它象征着这里,它目睹了百年的历史,它便是那古樟树。听闻是苏家的远祖种的,寓意着生意兴旺,各辈香火薪薪相传。忽然明月升起,我不舍离开依旧停留于此,似见五桥月夜,交谈于桥

暗香十里

鬢,在旧式小酒馆里遣上几杯,小酌几口,放一曲黑胶唱片,那真是再好不过。午后小憩后拖着脚步,慢慢欣赏那些经过风吹雨淋、蚁虫蛀蚀,终是得而幸存下的雕栋台门、木槛镂窗,它们疲倦却不颓废,年华临走前为它们刻下了痕迹,却反而更显含蓄而风韵犹存。十里长街,暗香浮动。夕阳已去,皎月方来。岁月极美,在于它必然的流逝,春花,秋月,夏日,冬雪。

十里街的南端入口再过去一些,便可看到路上一座微拱的石桥,是“新安桥”。据说当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经过此地,后来感慨“此地的路即桥,桥即路。”遂赐名“路桥”。路桥路桥,顾名思义,直白点说,就是这地儿路和桥特别多。

这十里长街不论何时通街都挂着一长串的红灯笼,只是不亮罢了。不瞒你说,我曾几许梦回那百年前的十里街,一整条十里街的大红灯笼都干柴烈火般燃烧着,那是何等的瑰丽啊,我只觉双眸都被满目绝艳灼灼其华,我怔在原地,隔岸观火,哑然失声。我想,那一刻的我,是真的对那款红十丈狠狠动心了。

但梦,终归只是梦。朱颜辞镜花辞树,最是人间留不住。就像冰镇啤酒满到溢出的泡沫逐渐破碎直至与日月同辉后,慢慢显现的,就是剔透玻璃杯里余下的大半冰冷液体。时,纪燃。时,烬年。

这十里长街,一半过去,一半当下,虚虚幻幻,辨不真切。曾经帘外海棠,锦屏鸳鸯;后来庭院春深,咫尺画堂。曾经笛声如诉,费尽思量;后来茶烟尚绿,人影茫茫。曾经霞染天光,陌上花开与谁享;后来烟笼柳暗,湖心水动影无双。曾经彼岸灯火,心之所向;后来渔舟晚唱,烟雨彷徨。

江南水乡依旧绵延着千年的呼吸,渊源沉缓,如箫笛始终终浅吟低唱,如古琴始终包容暗让,仿佛时年的琐碎细语。

(指导老师:叶爱珍)

十里

一叶小舟在老街旁边的河中漂泊,一翁一叶舟;也许你还能看到买糖人的老人的甜味在异常拥挤的空气中缥缈,一人一手艺。

墙里的柳色依依,墙外的细雨滴滴,仿佛被佳人挽住的袖子。天上的雨滴,落满石板上每一处水洼,浅浅深深,一圈圈晕溅开来,承载了百年的世事沧桑。亭下,文人墨客流觴曲水作诗百篇;赶考的书生在这里匆匆走向贡院,开科取士。

七里八里望九里,留下着的是那百年的记忆。毁灭那些黑色的记忆,日夜默默交替;大起大落人生的哀愁,虚实悄悄溜走。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,但老街现在的安详和谐,便是记住了。它经历了可能是所有人都忘却了的,但只要是现在的,就是一直被记载的。岁月并不都是灿烂;会让你在叹息中遗憾,会让你于彷徨中感伤。

把年华的刻刀缓缓一划,婀娜少女光洁的额头上便抹去了稚嫩,倾注了成熟。把时光的幕布轻轻一掀,少年那如梦的双眸便逝去了天真,蓄满了深沉。

十里,是每个人的故事,不同的人留下不同的事。有着自己的见解和理解,抱着自己的一丝思考,一丝味道,回到自己的世界。

家乡的老街一点都没变,在我的世界里。

(指导老师:应美芳)

十里长街 初夏心情

——漫步于路桥十里长街

纯手工制作,他们都是老街人不愿丢弃的情怀与历史啊!

继续前行,来到卖芝桥上,传说很久以前,在这座桥的附近,住着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,名叫芝儿。村里面有一个恶霸,对他垂涎已久,企图图谋不轨,芝儿的母亲为了保护她以死相争。母亲死后,芝儿伤痛欲绝,但是没有钱安葬母亲,所以在这座桥上卖身葬母,以敬孝道。后人为了纪念她,故取名卖芝桥。

站在桥头,顺着两侧的房子往上看,梅兰竹菊,虫鱼鸟兽的雕塑,总会在你不经意间扑入眼帘,衬着蓝蓝的天空,就像是蓝色画布上的黑灰水墨画,流畅的线条似乎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悠远的故事。这些便是老街灰雕。它们造型多样,简而不媚,凝聚着路桥手工艺者灵巧的构思和精湛的手艺。

或许,浩荡的风烟,久远的时光,会将故事归于平静,会将历史淹于尘埃。就像眼前的十里长街,街里街外仅一屋之隔,不知哪一天,街外的世界就吞没了街里的一切。或许某一天,那些来往的过客,行至此处,皆要驻足,如我般,叩问老街的前世今生抑或来生。

浅淡月影下,光阴落满了一地,夜晚的老街静谧无声,偶有人走过,孤单的身影便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中。十里长街,绵延幽深,我忽然觉得,我就算读懂了老街的某段历史,却怎么能完全读懂老街曾有的风情呢?

也无妨,且让我在这初夏时节,不问西东,不言其他,就这样徜徉,再徜徉。徜徉在十里长街的最深处,做一回历史的聆听者,我只愿那哒哒的马路告诉我,今日,我不是过客,我是寻根而来的归人!

(指导老师:李美华)

月河之韵唤十里古魂

上,这谈论的可是右君墨池,昌阁书声。最欢快的是那泾口山歌,这儿水流较急,从卖芝桥向南的船老大,摇得汗流浹背,还得用绳拉。到了这三水泾口才松了口气,便提高嗓子,拖长声音,非常好听。歌曰:“天上落雨地上斑,手中无钱到处难。”

随着歌唱摇曳便步入了月河渔火,华夏民族的勤劳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,皎洁的月光下,渔民还在操劳着捕鱼。冬夜闲行到水滨,河如弓样月如银。松堂茭首塘桥蟹,下酒依然乡土真。红光点点的屋子便是那诗社,文革结束后的路桥文人重组《谿河》使“月河诗社”得以继承。

“哎”一声长叹,响彻云霄,震醒了整条十里长街,撼动了我心深处的灵魂。这非物质的文化传承难道就要命尽于此吗?！徐老在长街开家锡器店,以前结婚锡器六件套是必需品,可见销量越来越少,反被一些现代工业化用品取而代之。另一原因又是传承做锡器的人也少。老派手艺做锡器是纯手工,锡器一般要经过复杂的10道工序,而价格却卖得十分低廉,自然是没人来学,导致手艺即将失传。我也跟着长叹,随着现代科技发展,以前的文化也随之流散,听心升起了丝丝惋惜之意,我欲想呼吁“请珍惜古人艺术,留存古人之物,倾听古人之心。”

一晃眼,便到了古街与现代中盛街的交汇处。看着这古今文化的交织,也许中盛现代街正繁荣而起,但我从心底的想唤醒这沉睡已久的十里长街,想让它再次风水流转。

十里长街昔日容,依山傍水走神龙。

邮亭驿递汉朝令,妙智寺藏宋代钟。

话月巷中新市客,棠隍桥上老田农。

台州六县繁华地,要数路桥第一重。

我坚信,流淌月河之命脉的土韵路桥人即将唤醒这沉睡已久的十里古魂!

(指导老师:牟玲卿)